

新“上山下乡时代”

10万学子将任职“广阔天地”



2007年7月14日,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江苏万名大学生到经济薄弱村任职出征仪式。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3月24日,天涯网“天涯杂谈”上的一篇帖子《新“上山下乡时代”全面来临,中央将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这是诗人食指描述当年知青出发时的场景。出发时是富有诗意的,然而过程和结果却异常现实和残酷。

近40年过去了。今天,一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上山下乡”在2008年中国大地上悄然启动。新华社的消息说: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

刚进农村

新奇,感觉有事可做

去年,南京市第二次招聘大学生“村官”。上一次招聘是1999年。

1999年,南京市共面向应届大学毕业生招聘了108人,主要的职位是村委会主任助理、村党支部副书记。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工作人员介绍,1999年招的这一批,一直在岗位上坚持下来的,身份都由合同聘用转成了公务员。一些人已经由当年的助理、副书记变成了如今的乡镇一级的领导层。

这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报考“村官”的热情。

“大学生做‘村官’是

一件新鲜事物,去基层锻炼,接触农村,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历练。”毕业于南航计算机系的虞磊,去年报考了栖霞的“村官”。被录取后,刚到栖霞靖安,虞磊觉得到处都很“新奇”,“这是一个可以倾听民声的地方,感觉有事可做。”

“南京市去年以自愿报名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到了41名应届和往届大学生,去了南京市41个村任职。”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介绍,“大半年过去了,从收集到的情况看,这些大学生总体状况是很不错的,到村里后改善了村里的组织结构,将自己的专业化知识带到了村里,在村里发挥了一定作用。”

尝试创业

办“7人羊”养殖场

2007年,江苏省共选拔了1011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到苏北经济薄弱村当“村官”。所谓经济薄弱村,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发展不好的村,而这些地方却很需要人才。

在宿迁毛集村任“村官”的曹文阳最近想出了一个创业的点子,那就是创办一个养殖场。他感觉如果直接去做工业不太可行,而且资金有限,决定先从小规模养殖场做起,喂养几十只羊,有杂交的波尔山羊,还有本地的家羊。

他准备给养殖场取一个独特的名字“7人羊”。对

此,他解释道:中扬镇有7个大学生村官,资金是7个人共同筹集来的。

激励措施

鼓励大学生当“村官”

全部事业编制、办理保险、定向招录公务员、考研加10分……这些优惠政策是为江苏省1011名当“村官”的大学生专门制定的。

对于新“上山下乡”的提法,省委组织部高颜表示,与过去根本的不同在于,时代背景不一样了。这些选拔出来的大学生“村官”,省领导都很重视。为了更好地让他们在岗位上发挥出自身价值,省里将进行一系列密切的跟踪、培养。 快报记者 戎华

我看新“上山下乡”

沈乔生

我给一对在南京的大学毕业情侣算过一笔账,他们来自苏北农村,两人目前工资收入一共四千元,去掉房租、生活费、书报费,所剩无几。他们要在城里买下一套房子,站稳脚跟,真是不易!而无数来自农村或县城的大学毕业生,只要在大城市上了大学,就不愿意回老家了。他们拼死拼活也要在大城市里顽强地生活下去。不少人还怀着蓝色的理想,要把父母也带出来,把农村的根彻底拔出来,栽到大城市中来。

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是,千万人竟走独木桥,留给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太狭窄了!

现在,国家提出让十万大学生下乡,建设新农村。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三十多年前,我们知青也上山下乡,但和今天不一样。那时,我们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时,我在黑龙江农场,冰天雪地还要去挖水渠,一点没有效果,但就是为了改造思想。即便如此,我们这些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还是带去了城市文明,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

而新“上山下乡”是大学生把现代科学知识、新文明带到农村去。他们是主导者。现在的农村,很多年轻人都跑出来打工做生意,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儿童。这些年轻人觉得搞农业没有意思,又苦又赚不到钱,其实这是一种旧观念,和我们提倡的大农业概念有质的区别。如果大学生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再杀回老家,他们会发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据说还有不少优惠的条件。去了就能当干部,有工资拿,考研究生还有便利条件。

要是我是应届毕业生,一定会去农村谋求发展。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优惠的条件。现在国际上,农产品大幅涨价,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而中国由于城市人口剧增,农产品涨价更是不可避免。我们已经尝到滋味了,以后可能更厉害。很多人在填高考志愿时,都不愿意填农业,这是片面的,没有从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新的机会。人家不愿意搞农业,我去搞,人舍我取。

当然,大学生到农村去,会遇上不少问题。土生土长的或许好些,城里去的可能困难更大些。农村的生活、卫生条件不如城里,这是无疑的。而且,它的人文环境也比大城市差,走后门找关系,都会存在。对于追求精神生活的青年人来说,可能是个缺憾。但也没啥了不起的,建设新农村,不光是提供粮食,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农村的新文明。

我想提醒的是,大学生去了就是一个小官,可不要学会当官做老爷。

大学生“村官”:我们并不是农村的过客

星期五晚上。新街口。南京雨花台尹西村的“村官”张超和江宁秦淮社区的“村官”傅杰进城了。

张超到了约定的采访地点,远远地看,他跟这个城市并没有隔阂。摊开一只手掌,张超说,其实自己很少进城的,一个月来的次数,五根手指绝对数得过来。有的时候,一个月一次都不来。

回到本土本土做“村官”

1985年出生的他,去年从淮阴师范学院毕业,专业是法学。去年,南京市公开向社会招考“村官”,他顺利被录取,分在雨花台尹西。尹西是他的家乡,能回来工作,他很高兴。

2007年9月17日这天,张超正式到岗报到,职位是主任助理。从家到村办公室,走路10分钟,上下班很方便。出去念了几所大学,村里有些人不太熟,花了一周的时间,他记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名字。作为土生土长的尹西村人,在自己家门口工作,自然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从9月份到岗,到今年3月份之前,概括这6个多月所做的工作,他用了“打杂”这个词,填表格、打字、复印、端茶递水什么的,都做。感触



雨花台尹西村“村官”张超



江宁秦淮社区“村官”傅杰

最深的事情是2007年的人大换届选举,从前期的准备、张贴公告、组织村民、表格填写、统计数据、上报,一环环工作,一一做完之后,让他工作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成就感。

因为委屈,曾经大哭过

像张超这种能回到土生土长的农村做“村官”的,毕竟是少数。傅杰是镇江人,在南京念的大学。在去年南京市招考的大学生“村官”中,他年龄上已经属于“大哥”级的了。1979年出生的他,200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毕业后,他在上海南京路的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一份人事管理的工作。第一个

月的工资是3800元,单位给他办了梦寐以求的上海户口。

这个时候,他收到了江宁百家湖街道办事处的面试通知。再三考虑下,他还是决定回南京,一是因为在南京上了四年大学,对南京有感情。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份社区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正好对口。回南京后,他被分到殷巷社区当社区主任助理。

工作一周后,傅杰的情绪坏到顶点。从上海南京路那样繁华的地方,到南京农村工作,环境的差异让他产生了心理落差。社区的工作是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有的老百姓喜欢中午喝点小酒,没事就到社区办公室坐坐,发发牢骚,刚参加工作

的傅杰成了牢骚的对象。回家后,他越想越觉得委屈,并且大哭了一场。

时间让他慢慢适应了这份工作。一天,他在附近复建小区转悠的时候,发现小区没啥特点,他想到了一种可以美化小区的东西——礼花灯。得到领导同意后,他开始行动,一个人跑去商品房小区转悠,把在礼花灯上找到的厂家电话地址抄下来,回来一一打电话给厂家。亮化后的小区,夜晚找到了一点城市的味道。

不管以后出路如何,现在多做点事情

大学生“村官”的普遍任期是3年,3年后,除了那些自愿留在农村工作的,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农村,重新择业。有人说这些大学生村官是农村的过客,是摆设,但他们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当了快5年“村官”的傅杰说,平常工作直接面对的是基层群众,工作繁琐,“事情不好做,但事情还得做”。当年的同学,有的读了博士,有的出了国,年近30的他说:“只能说,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吧,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我希望自己走好。”

快报记者 戎华/文
快报记者 赵杰/摄



2007年7月14日,即将出征的大学生们与欢送人群告别